

吉藏與大乘《涅槃經》

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 廖明活

佛學研究中心學報

第六期

頁111-137

頁111

提要

吉藏（549—623）為陳隋時代（六世紀末至七世紀初）三論學統的代表人物。三論學統繼承印度中觀學統的教學進路，注重蕩除名相，破遣計執。吉藏在其著作裏，高舉「無得」為佛陀教說的中心主旨，宣稱佛經「若立若破，皆為破病」，並通過「二諦」「八不」等中觀觀念的申釋，突顯佛教「中道」學說的不落二邊教旨，把三論學統的批判精神，發揮得淋漓盡致。至於大乘《涅槃經》，乃是以佛陀臨涅槃前的行事為背景，以宣說佛陀常樂我淨、眾生皆具佛性為本旨；全經立論多從正面著眼，跟三論教學唱言一切皆空，其設教著重反面的排破，形成強烈對比。在吉藏所處的中國佛教界，《涅槃經》風行一時，當時不少佛教學者鑒於《涅槃經》記載佛陀入滅前的最後講話，兼且內容極富理想性，推尊之為眾佛經之首。吉藏作為三論學統的中堅分子，他對這種跟本宗教旨有重大距離、而又廣受推崇的佛典，如何加以處理，是值得注意的。本文首先通過論述吉藏的判教思想，申示吉藏對《涅槃經》在佛說整體所佔位置的看法；繼而分析吉藏怎樣從中觀教學的觀點出發，對「常樂我淨」和「佛性」這些《涅槃經》的中心觀念，提出嶄新的詮釋。

關鍵詞：二藏、三種法輪、五味、中道、正因、佛性、判教、常住、常樂我淨、無得

頁113

吉藏（549—623）為陳隋時代（六世紀末至七世紀初）三論學統的代表人物。[\[1\]](#)三論學統繼承印度中觀學統的教學進路，注重蕩除名相，破遣計執。吉藏在其著作裏，高舉「無得」為佛陀教說的中心主旨，[\[2\]](#)宣稱佛經「若立若破，皆為破病」，[\[3\]](#)並通過「二諦」「八不」等中觀觀念的申釋，突顯佛教「中道」學說的不落二邊教旨，[\[4\]](#)把三論學統的批判精神，發揮得淋漓盡致。至於大乘《涅槃經》，乃是以佛陀臨涅槃前的行事為背景，以宣說佛陀常樂我淨、眾生皆具佛性為本旨；全經立論多從正面著眼，跟三論教學唱言一切皆空，其設教著重反面的排破，形成強烈對比。在吉藏所處的中國佛教界，《涅槃經》風行一時，當時不少佛教學者鑒於《涅槃經》記載佛陀入滅前的最後講話，兼且內容極富理想性，推尊之為眾佛經之首。吉藏作為三論學統

* 送審日期：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九日；接受刊登日期：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。

[1.](#) 吉藏生平古書記載見道宣（596—667）《續高僧傳》卷11，《大正藏》卷50，頁513下—515上。近人討論見平井俊榮：《中國般若思